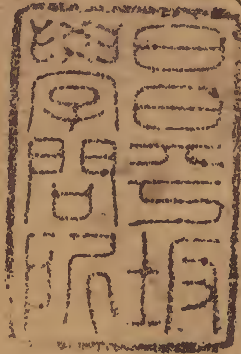


呂子評語正編

十八之廿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漢書門類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七	七	函	一	二	七	架	八	五	九	六	漢書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96
冊數	12	( 5 )
函號	277	155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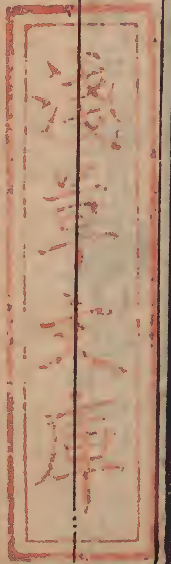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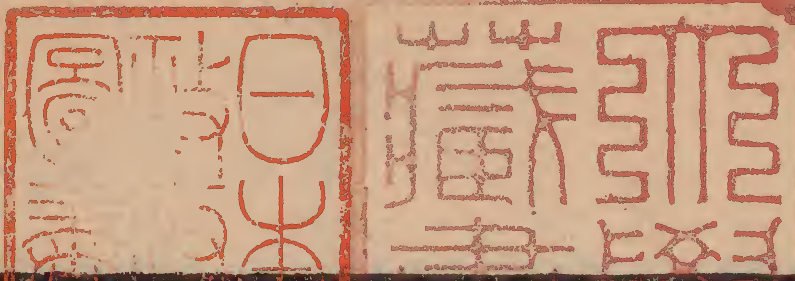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為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椿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

貫即貫多得一乃無所不貫子貢向者實已多如今只要得此貫法

是題有理病二離學識而言一貫不知貫箇甚一病也一貫不主





知說而泛拈心字與曾子章無別二病也。

**陳際泰**文人驚於多學而識紛紛未有已也。乃有一人獨持徑寸之具。終身用之而不知其盡。於是天下之多更覺其少。相與請其術而思徒業矣。**評**此豈子貢初見孔子公案耶。說來只是駁雜低頭中拜倒大善知識耳。**文**一立於學識之先。有大於學識者。故能去取於其間。一入於學識之中。有忘乎學識者。故能游衍於其際。**評**評家以如此說。方是儒理。不知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曾子章一貫話頭。攪入此章不得。或曰。既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且耐心看細註去。

**黃淳耀**文學亦未嘗廢識。特其識外。必有所疑焉。**評**只講貫。不思

多貫則不遺。遺則不貫。**文**節節而求之。統其大勢。必多衡決。銖銖而積之。縱能利用。未識本原。**評**一貫即在節求銖積處。**文**吾必先有一物為權衡而後學焉。**評**能先得此物。則不須學矣。卽陸子靜六經皆我註脚之謬。不知他我字先壞了也。**文**心融神悟。可聞乎性與天道之微。機應類隨。亦不廢灑掃應對之事。**評**灑掃可以造聖人。故理一。聖人不廢灑掃。則理二。此異學所以貫不去也。

子貢以已觀夫子。故夫子以身發之。兩予字固有意。  
首節

子貢病在未知本。不在多學而識也。  
須知子貢有箇窠臼。被夫子一時撲破。

對曰然節



然非與三字。是子貢頃刻轉身。

然字從自己露出。非與從夫子轉關。

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深。非字接口即來。是子貢轉頭快。未轉念時。斬釘截鐵。既轉念時。都無是處。故然字直。非字曲。然字短。非字長。然字重。非字輕。然字滑。非字澁。與字正與上文與字呼吸相關。與下句也字針鋒相對。

曰非也節

非也兩字直折。非夫子不能下。

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異端別有一件東西。看得世間瓌碎繁重。皆成外物。却要憑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畢竟湊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為法。顛倒錯亂。廢棄

潰裂。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聖人之一。即在多學而識處。舍却學識。貫箇甚麼。朱子之言。真聖人精髓。凡為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即為邪禪所陷溺。入德之賊也。須詳辨之。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曾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為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原不是舍學識求一貫。多學多識。正要點鐵成金耳。

**子清**連文。聖人操一以觀多。學人必由多而得一。不然。子何不告之未學而識之人。而告之多學而識之賜哉。**評**的然可破邪說之妄。

公看皆字。某看皆理。一非另有一物也。



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

謝顯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竦然。及看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密室之帕。皆狐禪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遠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麼。談空浩瀚。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可悲可痛也。

有講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夫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爲運水搬柴頭頭是道。不至於猖狂恣肆。破樊決籬不止。至於真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



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永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此章畢竟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爲之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爲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疑似倚賴於人。直是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

人都不要拈時。遇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逍遙天子不得。此最是學究粗論頭。紹堯得人。豈是逍遙天子所能耶。

舜非無爲之主。但舜前半節所爲。皆是放勳任內事。受終以後。得人而已。此其所以無爲也。

**唐順之**文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其如有爲何哉。不必說到此。正可卽遇見德耳。舜無無爲而治之德。則先不足以協帝而升聞。得人而分職矣。豈待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任人哉。

堯豈易紹。禹臯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亦同此德。而後來難並。惟舜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歎之。玩其舜也。與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只說聖德重恭已。則都說不去矣。註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真是四平八穩。乃謂紫陽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仔細。并文義俱未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章之



旨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已句乃極寫無爲之狀耳。

恭已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容字。又云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恭已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癡人前真不得話夢也。

恭已句只是想像。不是推究。

恭已句只是繳足上句。於無摹擬中作摹擬。總要見其無爲之至耳。不是題之結穴處。

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湯霍林謂恭已即無爲。艾千子謂恭已所以無爲。皆將恭已二字誤看。做精微。夫既爲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節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時文離忠信篤敬。只說箇心字。行字若便縱橫由我。盡落禪窟矣。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功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心字。或看做言行字。便與狐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矣。

陳際泰文生平浮誕輕薄之習。久已傳入人心。而一旦易之。物固未忘其初耳。不必說到太狠惡。只尋常游移不誠實人。便行不去。參前倚衡。乃誠之工夫純熟。無時無處非誠耳。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併說。

子貢問為仁章

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但先硬坐子貢意欲盡已。却不可盡已。取人是講章。因夫子答器推論。當子貢問時。不知夫子何言。安得先有議論。即子貢悅不若已。亦是因夫子之言而註及。非子貢意中所有。

四書中之有引喻。猶詩中之有比興也。正言之不足。故旁通以足之。人多以一二語輕點。則詩中比興皆賦可也。

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為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槩。則自

尊貴而悅不若已。最是為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著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

丁酉程文自記

仁是心之德。必克復敬恕。乃是為仁。事賢友仁。為

仁者先資之具耳。正不須將此二句說向內去。從此體貼至為仁。甚有層次在。淺言此二句。始可以深言仁也。評白記甚高。然

又須知求深固非。真淺亦不是。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

甚事。故事友與為仁。為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無地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為仁處。

如何是仁。如何是為仁。如何是事友之為仁。須各各分明。不混。乃知事友之所以為仁。為仁之至於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

得箇仁字。下面便七穿八洞。



事賢不是教人近貴時文有謂當其策名於國已足動人畏敬之思真勢利語如此則凡大夫皆宜事矣

兩之字甚重大夫不徒以其分尊世上大僚巧宦借其聲勢煽動籠絡傳授衣鉢私營羽翼壞却後生多少材質士不徒以其名高近世奔逐聯結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入物亦徒誘壞少年耳其名曰入夥非求友也

**陳蔡之草茅之士**不知朝廷之尊妄謂名公鉅卿或偶然致此位耳迨觀夫大夫之賢者而後爽然自失已也評也須果賢者始得今日遊客講師逢迎醜態固共成一箇不仁耳又州里之士不知天壤之大妄謂宗工哲匠或虛名所附耳迨觀夫士之仁者而後退焉自廢矣評朱子謂安卿村裏坐不覺壞了人即此義也然須果仁者始得今日好名徵逐者先將仁字根荇剗却

矣。

事大夫友士誰不爾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事之友之之意所必至未有好不賢不仁以為事友者也第自己所以去事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門戶世法則雖日親賢大夫近仁士徒以佐成其不仁亦復何益况以不賢不仁者為賢仁乎夫子為子貢問為仁所求者為已向裏之事故夫子廣之以此非教之世故也吾輩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簡點此心為何而發只看是向裏向外為己為人此正是善惡義利分界處也

顏淵問為邦章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云云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入手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



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槩其餘。非止夏時  
殷輅周冕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法制禮樂等  
也。總看得此四句粗淺。要於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  
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灑掃應對進  
退。造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  
外面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盡頭。則隨處  
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千子所云二義。其舉一槩餘。一則  
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制禮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  
答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其於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  
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卽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  
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爲萬世立

法。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此所謂本天者也。聖人大用以天自處。進退百王。旣非遵王法古。  
諸凡俗眼界所見。却又精詳謹嚴。未嘗謂損益由我。目無古今。  
得此意。便高人數等。

凡言古不可復者。只是見識卑。手段小耳。

子曰行夏之時節

春王正月。謂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  
正是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

春秋魯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硬牽春王正月。  
爲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癡漢矣。

樂則韶舞節

韶舞韶樂之統詞。非專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歎舞韶簡之至。



豈專美舞耶

放鄭聲節

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為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并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補塞。

上四句鋪叙制度。是橫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豎說。上四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溷作六事看過。便疑此二句大小不稱。上文典重也。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是不能慮。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竊位之誅甚嚴。其者與語氣甚婉。直下判決。便少意味。

語意重在知字。

惠之賢眾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彼為仲者。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此沒處躲閃。

**金聲文**嘗觀春秋之法。苛責賢者。雖一念之微。一事之舛。亦不難被以惡名。就事論事。理實如此。非苛也。後人要回護。却是私

心。**文**考當年柳下惠出處。未始終其身。遺逸阨窮。固嘗舉於朝。三仕為士師矣。特未與立耳。此又不行其道。士師即遺

佚阨窮也。**文**以予觀文仲。非特不知。亦直不仁。非特不知於其家。抑亦不忠於其國。四語又太重。太斷煞。是合平生。非論一

事。却苛矣。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聖人下勘語。如權衡尺度。絲毫不可走趨。是以為聖人。必無苛於君子。寬於小人之

理。若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



道矣。今要回護文仲。反疑聖人說話有蹺蹊。此病正自不小。文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平生也。近代議宋儒譏摘昔賢。幾無完人。以此爲罪。則正希之疑孔子也亦宜。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爲聖賢人。固未有不熟於人情世故者。然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方見聖賢大公之實理。與唾面自乾之論不同。是薄責非不責。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今人纔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充此說也。必

將使天下盡爲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律其身。所以爲此倒角模稜之說。聖人何嘗不熟世故。何嘗太露圭角。只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疊下兩箇如之何。便與一箇如之何意別。至吾未如之何。又與上兩箇相刺應。須得聖人語妙。

如之何者。者字是指人。不同語助。

子曰羣居終日章

須知羣居各有當爲。羣居亦必有同理會事。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

王夷甫一輩。猶有高致。然已足陸沉中原。若後世門戶之徒。標榜梯媒。乃逐利鄙夫耳。又王夷甫輩之末代奴隸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握定制字上說義字。方不泛。精義之學在事前。為質却只在事上見。義為主腦。而禮孫信以全之。義禮孫相因。信又是貫徹始終。起君子二字。是成德統體。未事前早有學問在。末後三字。是就上四句。歎其制事合道。體用全備之妙。與首二字不同。時人只將君子活套語。前後各綴二比。如諸佛名號。早晚念誦兩遍。失之遠矣。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箇義字。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家劈頭便將此字抹煞。所以靡所不為。無所不可。譬如一件物。先已無骨子了。更從何把握耶。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

味為質兩字。方見首句直貫到底。若將首句畫斷。轉出下三句者。便非。

朱子謂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

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却指義以為質。又逐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恐直撞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不迫。然無信。則義與禮孫皆偽。故信以成。總只在精義中見。

蒙引謂義是指初頭未行。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則以為四句總成一事。義為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為得也。



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事字白文本無。然義以方外。舍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出成。俱無著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為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爲是。三之字指上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列。卽三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爲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有兼意。有逆意。

以上句爲三之字指名。而下三句層次圓滿之。是不易正解。然三句又自不同。禮行孫出。二者相去甚微。故朱子有舍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却貫始終。故朱子又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辨。其理

甚精。

禮行孫出信成三句實義。俱兼內外言。

孫字卽在禮行處。

孫出須講得精。王半山無赤烏几几氣度。可知全不曾學在。

禮行孫出二句。與問達章察言觀色相似。正是爲己。若誤說入世

情利害處。便是鄉愿學術矣。

信貫始終。總義禮孫來。

信只在義之誠實上見。

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卽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今日成義義成。則似義至此方成。非正解矣。

艾南英文。君子自立有本。見其始遂。可命其卒。云云。評朱子謂信



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始即可命其卒。其始有規。可必其成。有候。則併在義以爲質一句中了。却矣。文夫子所言。乃由仁義行。後世所解。乃行仁義也。此義外義內之分。而安勉之殊也。看註云。以爲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結意甚謬。亦坐誤解。朱子非是。孫以出後方信以成二句耳。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乃安勉之別。今日義外義內之分。行仁義便是義外。則尤落邪說矣。

四者。君子原一滾出來。不是精義了。又去學禮孫信。

**楊以任**。文天與我是非之心。質已有其自然。然精潔之行。交於毀譽。成敗之後。制於物情。君子固不容不爲其後者計也。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爲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爲所漸滅。此天之一定者也。看義字不入本心之說。可謂明矣。禮孫信。君子所以行出成之道。自合如此。非因世路難通。而加此作用也。轉下處語有病。

子曰君子疾沒世章

**陳子龍**文云云。從沒世二字。推想到不堪。使天下庸劣榮膺人。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勵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笑罵且由他。吾末如之何矣。讀者試自問所見如何。則不待沒世。而稱不稱可自信也。



陳際泰又與草木同腐而體幽靈翳史氏或至自失其姓名與幽厲並傳而更世易年子孫或至嫌爲其後裔評筆筆從沒世兩字發義生情有令人凜刻意有令人悽愴意畢竟悽愴意多凜冽意少固是凡情親聖義疎只奈何不下一箇名字竭力掀翻不覺轉身又墮他圈積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己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但說箇求己便有如何求之功夫說箇求人便有如何求之情狀不是真體會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

求諸己只求處便成君子

郭浴文事果外至君子尤必反而審召致之原評所以無求人之

理文君子立意較然正藉此多虞多喪之心以自增其愧嫌評聖賢心法祇這些子耳

羅萬藻文置己於古人之間卽道德仁義之已然者皆足羶吾念而使之驚評意求過高卽蹉入邪學去卽象山所謂善亦能害心也文己之爲我有而爲我累亦大矣非累於己累於求也評如是則求諸己亦須仔細中又有小人之己矣凡道理只平鋪看放教安穩切實便是真正道理自然意味無窮纔要說得高妙要求深一步定走作向差路去也此題只說君子於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己不願外爲人而已今將己字看得深微活脫求字做成異學工夫於聖賢本領一齊差却矣求字原只是懸空字義今說求己正是無求是先說壞了求字也己字是君子根本今云爲我有爲我累是又說壞了己字也其意不過求深



一步說得高妙。不知其不安穩切實如是。皆由不肯平鋪看道理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即君子二字。人品事理。變相百出。

矜羣爭黨。原從君子二字真偽生來。

矜羣爭黨。相近實相反。

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偽。

不爭黨。只完得矜羣。

爭黨原只是矜羣之略過耳。爭黨即跟著矜羣便來。

莫道事迹略過。也是心術微差。

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

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著而來。

**劉廷獻文**名教自任之儒。猶存一二未純之意。**評**程子所謂吾輩

不能無過也。**文**惟甚不足於內。遂矯托於風裁。惟慢焉鮮主之

人多。妄狗夫聲誼。云云。**評**此輩題目可敬。聲譽可聽。口角可畏。

面孔可厭。心術可誅。甚而有不足誅者。嗚呼。人品至後世。愈難

言矣。將偽君子行狀寫透。真君子傳贊自得。而不二字。更不用

著力分別。此種面目肺腸。只須在世上活塑生圖。更不必向死

人口中尋取。地獄變相耳。

爭黨之禍。原於心術。而實氣運成之。如京察要典。東林瑞亂。皆朝



廷適生此事而門戶借以行其攻擊報復之私夏彝仲謂天生此輩致朝野紛紛皆國運所關自是至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萬曆中之不斷是非聽其自爲勝負崇禎間之迭用互制更求兩黨外人而敗壞日甚蓋調停中立又小人之巧妙極至者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爲矜羣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不廢亦不是必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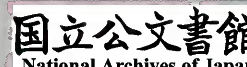
**陳際泰文**天下有心譎而口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天下有任拙而議工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併廢其言乎**評**小人以智略舉亦有可用但不以言舉耳君子而議工安

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官豈不當乎此等說數俱乖角**文**懸其科旨以明示之**評**不以亦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文**君子於此有去取之權焉今日不以言舉人即今日不以人廢言者也**評**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如何側併做一箇人一串事得生薑樹上生却被他說得好聽但當不得明理者磕著粉碎耳

時文家但說得作用須知君子知人知言不以處自有學問本領不則雖就人求人就言求言獨不兩者皆誤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爲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爲人情世故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今文輒云閱世多違應物咸宜入題必重提行字一段是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子張





所問之行。一謬也。終身猶云畢生耳。今定單拆身字。或與天下  
一世作鬧說行字。或與心字作鬧說恕字。二謬也。做恕字毫無  
義理。只云求之一心。以心字代恕字。夫仁敬忠信等。孰非心乎。  
子貢一言。何嘗單求身而不求心乎。三謬也。已所二句。只解恕  
字。今輒寫成蛇足。若恕字未盡而復云云。則是非一言也。四謬  
也。

子貢非先有人已欲施而問。行只行此一言耳。

一言一字也。非言之言。子貢求一字指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  
問學。未會有身世人我意。萬一夫子示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  
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貢口中乎。故斷不可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時文定先  
提行字。後出一言。則竟作子張問行之行矣。

人止說得一恕便了。須見得是終身可行。蓋恕字中實事無窮。擴  
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

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會。

時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不切。猶  
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  
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  
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  
者。即禪學也。附此正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斯民也節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於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  
三代二字。即天理也。



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矣。生民本直。是三代直道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黃勉齋親見朱子改討此註。直至徹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卽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托。正自無窮。但須領會有味耳。今將二者強棺做世道大關係。於理既傳會不確。而聖人言外之意。反粘煞失神矣。史闕文猶可張大說。有馬借人。不過里閭間事。必綳布及卿士大夫聘交投贈。不更費周折耶。須知聖賢講道理。不在事件上分大小。卽文章體段。亦不定說。天下國家便大。而細微近事便小也。

陳子龍又國史旣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爲虐。桀紂爲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不必如此。此禍却易見。今且同是堯而非桀。然其禍同於洪水猛獸。爲可憂耳。

子曰衆惡之章

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况所謂好之惡之者。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觸處懷疑自用。講機警權術。立翻案之說也。

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容自己者。此所謂惟仁者能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為人所同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眾。百年之遠。無一問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為者即在有覺之中。但無為隨有覺為存亡盛衰耳。

能字根苗。即在人字中。道固無時不在人身。而不能弘人也。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卻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

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於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章金牧文**大道浩邈。自有人而形氣智識遂入而亂之。因以為必屏絕夫人。而後可幾乎道也。**文**吾嘗謂楊無君。墨無父。禪學直欲無人。於斯自合。**文**氣周於空冥。重淵化亦達於蠕鱗。鳴躍獨是道周之。而得瑣萬物自萬物也。道達之。而得弱一物止一物也。人於其間。能為俯仰指畫之。**文**方見人字不小。異端平等觀。自以為大。不知其小甚矣。

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人為存亡。然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但於其中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為異端之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彼自以為所見者大。而不



知其自小之已極也。

子曰過而不改章

**陳際泰**文聖人廣遷善之門故過至不改而後予以過之名評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真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為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不可墮落此義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直是聖賢才力過人故其誤處亦不在尋常間

**顏光猷**文無益而知悔則前此之刻勵猶足為後日媿悟之資評此處轉關非絕頂聰明人不能文不幸而自喜則一日之偶迷遂積為終身不返之勢評今人都被此苦遂終無出頭日子也

**文**古人之學非故迂其途也誠審於得失之故而知其途之不得不出於此耳評便是天縱聖人也須從這裏過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杰吾謂果是豪杰必不為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始參昭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豪杰也故人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聰明人吾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唯其不聰明故乍見崖略便沾沾自喜以為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為彼所誣誤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題中三箇轉身一轉有一箇弊病故一轉有一箇道理其實君子只得一條路無許多曲折計較也



不謀食。正是謀道之精嚴處。

有一毫謀食之念。卽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

謀道不謀食。兩項相足。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人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

凡言在中者。皆不必言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玉食衿衣若固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憂。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旣非。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只在其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然分明。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一句。則中二句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

作商量。又同夢話矣。

憂謀相關。君子正有實做工夫處在。

**吳爾堯文**。儒者觀人。恆視其食之去就。以驗其道之淺深。**國**看後世人物。大約不出此。

子曰知及之章

有前節便有後節。後面工夫。只完得前面。疎略不得。重仁守。是朱子指出體要。

不莊以泄之二節

莊洩禮動。雖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禮。其失甚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滿盡頭處。正自不輕人於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爲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三者不可平排看。講仁守便是已知及之仁守。講莊洩便是已知



及仁守之莊蒞。遂節要包上文遞下。將莊蒞平排看。只是外邊未節。從知及仁守統下。却是裏面工夫足。纔克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竟以內外平分也。

**章句**云云。病只坐粗。其所以粗者。將禮看成一件儀文。法令作用之物。本是外面粗迹。但知仁者不可不用以濟世耳。不知在知及仁守莊蒞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卽知及仁守莊蒞而動。不以禮。其所謂未善者。不過不能化行俗美。至至善之治耳。亦不到悖亂匿拒之云也。

須知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要禮。如道齊章所云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節只說觀人之法。不關自己志業。若云人當知此。務爲其大。則

別出餘意耳。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是閉戶先生事矣。特所以不可不可處。原在君子耳。

不可須說得分明。是爲觀人言。不爲君子言。

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爲有大受在。

可大受。亦只在授之者身上講。

卽有小知。不得掩却大受。

不可不是君子不受。

君子原不是小處不全。只不可以此知之耳。如乘田委吏。何嘗不分一職之用。但不可以此知孔子。

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君子不屑庶務。不事功名。王夷甫之高寄。馮可道之癡頑。亦可言大受耶。凡說



大話過火。便於理不切。

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以一長細事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說非本義也。

君子大受原不在時遇上。

大受二字。強者牽入英雄隊裏弱者止就福貴場中作夸大語。徒流露一副粗鹵眼孔。一片庸鄙心肝耳。直向學術原頭討取箇大受下落。竟不放三代下人物在心眼間。方見本領。

觀人者胸中須先具得君子器識氣象。方見得君子盡。

不可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人者推論。則不可不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也。

**卻沉文**世無隆功。由至人之量不盡。宋之不返於三代。不能知用程朱耳。今人尚謂程朱有體無用。理學無救於宋之衰。豈不

謬哉。

程朱之不見用。真足為三代後千年恨事。聖賢失職。乾坤之不幸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節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於水火。此是就利益上看。到下文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害患。而仁更無害患。又向利益急切外加一義。故首二句與下文自分界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此與別章句例不同。無諒而不貞。反對。蓋諒尚近君子邊事。非小人之所有也。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時文



泛說箇正耳。

**朱**裴文以忠孝節義之美而使人議之爲忿爲強者皆諒之屬也。**評**可知有多少不恰好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敬字是心却貼定事上說。

事食分明兩件而字一轉正復鄭重。

**王**紀昭文情出於公公在而私附焉**評**食亦公也心係於此乃私耳。**原**批讀此文方知因事詔食前輩亦有誤人處。**評**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

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是不要可卸故此題無竟置一邊不做之法若論兩邊道理合一處謂敬事便是後食然則後食也正是敬事亦可但講後食而敬事在其中矣聖人何用作此支離剩語。

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勤慎乃職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卽今讀文者自己先搜剔此心讀文欲何爲苟本心未喪自不屑爲醜惡之文其上者或更有不屑者矣。

**熊**伯龍文事君則必有事君之事矣**評**其字分明他作指君指臣皆非也**文**人臣所最難養者中心之謹慎耳夫苟以謹慎爲本。



而疑民震主之才俱無所施矣。評大言偽行以權術作用爲事者皆大不道大不敬也。文人臣事君凡有所爲而爲之者皆食之類也。評推廣言之正不堪問然究其實仍爲食而已。

子曰有教無類章

有類定是曲說邪教卽不然亦止是迂拘訓詁。

類者卽流品種類之謂無類正使之一於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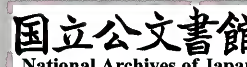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字兼括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卽不知達之妙卽爲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偏有許多隔壁閑文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外乎。惟其能達故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

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

陳際泰文辭以稱言此辭之所由起也。辭以宣心此辭之所由美也。評當拈理字說能達其理斯爲美若止爲心不可明以辭形之則仍是所由起耳。

李何燁文今天下之脩辭者衆矣帝王之謨而或假以儒臣之纂組不免口至而實不至。評漢高入關三章勝後來詔令多矣。文訓詁之言而或經夫生徒之輯錄又乃疑真而復疑偽。評程子語錄云某在何須此又春秋傳必須自做正謂此也。文諫諍之章字款未靖則煩燕易啟厭聽之心問遺之篇情好未暢則支浮終有猜嫌之忌。評陸敬輿之封事蘇子瞻之尺牘惟其達也。陳朝暉文好盡者之不欲爲簡抑亦好盡者之不能爲簡也。評讀至此三蘇未免氣奪。文已甚者之求爲可觀抑亦已甚者之將





爲可厭也。評此苟揚之不如孟醇也。

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

達之本領原難。

所達者何。今人但達辭耳。

言之不文。行之不達。聖人非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詞熟活套。其言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卽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之達。卽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

**黃淳耀**又今天下之立言者。吾知之矣。非有所不得已於中。而奮

其私智。將以求勝於古之聖人也。非有所不得已於世。而飾其宛言。將以求悅於今之愚人也。是以道學分裂。六經乖離。而天下之說。日以扞格而不通。云云。評文人只此二種。非有所不得已句尤好。可見達者達箇甚麼。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却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厚承叔子固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達是達箇甚。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爲箇甚。如此然後見達之妙。余嘗不自揣。欲取秦漢至今日文字。編爲一書。分爲四部。其大旨已被陶菴先生發凡矣。

師冕見章

於冕之見中有聖人大用。道理只是平常。



即不會夫子。師自有相。但不知其為道耳。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第於聖人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更須領會發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瞿曇兩家門下。而不知矣。

後進為文。只巴攬大話為妙。不知聖人之大。不靠此大話擡舉也。要尋大話。便是不曾見聖人大處。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首節

及階及席。一及字中。有滿堂行事在。

某在斯二句中。見賓友之揖讓。見位次之尊卑。見指示之語氣。見聳聽之情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

論語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冉有曰今夫顓臾節

今夫顓臾今字對上昔字昔字意中有魯在今字意中有費在昔字意中有先王在今字意中有季氏在此皆是鍼鋒相對處今不取今字有形勢有時候有機會以形勢論今日適可取以時候論今日尚可取以機會論今日正可取子孫憂都在今字中埋伏不在不取中商量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節

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



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為辭四字。是定再求勘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

君子疾夫十三字只作一滾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

冉有只見有家。夫子提出一國字。劍鋒甚利。却與家字並說。又正見安上所以全下之意。

此節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者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邦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安之患也。四患字乃憂字鍼線。須知中兩句不過引來起末三句。以見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顓臾之不必憂。不重以末三句釋上兩句也。

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此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末

節直言憂之所在作結。要害只在四患字三無字著眼。

上二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季孫憂在蕭牆不在顓臾。正為其所憂乃所以取傾耳。側重無傾句。方得蓋字一轉申明之意。

蓋字承患不患兩路下來。人每只見得一邊耳。只為均安貧寡支配不同。和與無傾添插不穩。都於此枉費手脚。只發明所以患所以不患之故。領會蓋字神理。何等明切。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節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即指顓臾說。若坐煞邊外。却是後世事勢。

如謂文德不仍貼均安和。却是

若未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艾子忠信不立。則鄉社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自有壯國勢維人心者。非空言禮樂以修文德也。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而言。謂即有不服。亦止修德教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楊側不容人鼾睡。便不是王者心術。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為然。其病起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句。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

道為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為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為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為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黃厚耀文自諸侯以至庶人。而遞承乎天子者。權在故也。單論權。尚未見源頭。一有明天子出。則皆俯首而為吾用。何則。國恃封建以為安。尤恃禮樂征伐以維封建也。禮樂征伐又恃道。無如此柄之脫然去已而不覺也。柄之脫去。失其道也。非失其物也。譬則遺物于中衢。人思取之矣。取之而非其所宜取之人。人思奪之矣。後世得天下。總亦是幸取耳。皆非所宜得者也。果宜得。則不論諸侯大夫。亦視有道何如。說者謂



唐節度之強。不始于河北之繼襲。而始于節度之有功。夫漢之衛霍亦有功矣。而何以不亂。蓋誅賞之權在上也。大將在軍。至不敢殺一蘇建。則武帝之威亦赫矣。評看朝廷處置得宜。而跋扈之藩自服。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以能攬權為有道也。

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常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天子與諸侯皆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代。猶天理也。自大夫以下至于庶人。皆臣也。其至于取天下。皆篡也。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無封建亦亡。吾未見廢封建之利。過于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慘烈。亦復可觀矣。

宋廢藩鎮。其亡也禍烈于唐。可以鑒矣。

陳子龍文吾於是而知世之所以治亂矣。權在外者其亂陽。權在

內者其亂陰。權在外者奉主為名。故以晉文之雄。不敢逆王命。以失諸侯。而權在內者。則以一權豎嬖倖。竊之以毒天下。而有餘。庶人遂起而亡之矣。不能以三世也。秦以後。未有不偏于內重者也。唐之藩鎮。非外重乎。外重也。而權豎嬖倖名之也。日月暈于外。其賊在于內。評此論極見其大。非經生陋識。

首節

有道自當從根本說來。若只得氣數上事。則漢唐宋之盛。與三代無別矣。

無道只說諸侯。下面大夫陪臣都包在裏。

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馭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節

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必自天子。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為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節

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颯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煞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而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欲取三益。先須知人

**陳際泰**文朋友之道。亦未易以言也。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語**慎友貴知人。知人貴明善。是推窮本原。然須知明善之先。已當取友也。

世上原未嘗無人都被流俗交游議論教壞。

益。益箇甚。損。損箇甚。益矣。怎便益。損矣。怎便損。此處須透。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樂有見識行事。不止心樂。兩者之樂如冰炭。須互看。益者之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強合。

禮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謂將



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爭內外之別。

禮樂人善賢友一層節道多一層三樂字一層各有意義。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通章重知天命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首節

畏天命便有知字在知天則自然敬畏。

須是畏天命人但說畏天耳。

大人兼德位說。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也。

畏字有實工夫。

小人不知天命節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

出來蘇子瞻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看讀書居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了敬畏意思不免犯此節條

欵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者字頓斷。

上次各目亦只在氣質上說坐定氣質上論纔分明學困二種有

工夫有究竟第三段與下文原是一等中分成敗故又與上兩

段不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

然懵懂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

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



弊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卽所謂凡事豫則立也。至當下應付時。又要逐件思過。方能寡過。

九件須熟存于未事之先。而謹察于臨時之始。不是于九者中修。籬補漏。作斷港絕流生計也。

九思合前後際。貫徹始終。

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平素幾先。不單是臨崖勒轡。

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爲思。使義理純熟。則臨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闕一不得。看程子九思

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臨崖勒馬。恐迫促不及事。生騎驢

覓驢剜肉作瘡之病。曰。此正近世良知家惑誤之說。聖學定有

此兩節工夫。未事前是統體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

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卽慎獨之審幾省察也。平時涵養純熟。臨

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已而不走作。良知家務直

捷簡易。必欲併而爲一。反以此爲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

節。工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

原自簡易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九思之功。大在未事之前。若平日工夫未純熟也。須臨視聽時思

明聰耳。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又當精察其

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陳子龍文夫言與事將有以用之也。云云。評尋常語默閒便是言。行住坐卧處無非事。思忠思敬。只在當下。豈爲將有所用哉。言止說做著述。事止說做功業。越張大越陋仄矣。

上六件思是順用。下三件思是逆用。

九者次第。饒雙峯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疑忿得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支離。不若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此題拈身字。亦非要義。若說九者皆身所爲。則一部論語。那一句離身說來。有做上六句題用身字扣題者。自以爲巧。予問事思做如何說。曰。事必由身做。予笑曰。疑忿見得。又是他人做夢耶。或曰。其說有所本。予曰。何所本。有之。必是不通講章耳。

陳際泰文爲惡之人。未嘗有思。則君子宜有思焉。評惡人正自有

惡思。無思安能作惡。但思不循理而循欲。斯爲惡耳。

### 附此章文

君子善思之用。各授之以則也。夫君子之思。固無所不致其慎也。而操之則有要矣。故詳列九思以爲慎思之法。今夫處一身之至虛。而運一身之至實。蓋莫尊於思矣。而洪範直衷之於五事之列。而且繫其後。此何說也。未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中無思。事事之中無思。則事事之外有思矣。故夷其列也。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始有思。事事之始有思。則事事之成一思矣。故繫其後也。通之爲睿。作之爲聖。慎之惟君子。乃有謂天下之思多。而君子之思少者。非也。應感之變無方。而過於前者至一。坐馳焉而旁落者出矣。惟君子於至一之外。無所增焉。故少也。抑有謂天下之思少。而君子之思多者。亦非也。日用之迹甚近。而盡其



量者至精率應焉而簡佚者衆矣。惟君子於至精之內無不足焉。故多也。然則君子何時何事而不慎吾思也哉。而要其大端則有九者。其一在視。視之體本明也。心亡則不能辨物。而亂色蔽之明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蔽。則惟明。其一在聽。聽之體本聰也。心蕩則不能審音。而奸聲壅之聰失矣。君子思去其所壅。則惟聰。由是著於容而有色。色根於心者也。思過剛過柔。非色之德也。必於溫。由是徵於躬而有貌。貌從乎心者也。思近諂近瀆。非貌之德也。必於恭。及乎聲相感而言出焉。有聲以心者。卽有不及聲以心者。然而皆心之聲也。於其所發思所存。烏得而不忠。及乎動相接而事彰焉。有動以心者。卽有不及動以心者。然而皆心之動也。於其所行思所守。烏得而不敬。凡此者以順用吾思者也。而又有以逆用吾思者。如疑者心之疾也。恥於問。則

疑終不釋。而非思問。則所疑先未盡出矣。忿者心之慝也。及於難。則忿終不懲。而非思難。則所忿卒未盡泯矣。至于見得。尤心之自出而爲緣者也。其流底於訟師者。其源操於取舍。思合於義。而後無苟得之患也哉。若此者。固非捷獲於臨幾也。一物之交。思之各得其理。然涵泳於平昔者不深。則理中之曲折。皆吾思所未經閱歷之處。及乎臨幾。思雖欲入而圖功。已不識其從人之方矣。以九者合治乎其先。則理積於虛。無物而已。備萬物之用。故知周常變而不窮。於以知靜存之所持。在異流爲絕慮之源者。君子正於此。深致知之學也。又非力持於當境也。一務之末。思之必分其介。然省察於端倪者不豫。則介內之危微。皆吾思所最易忽略之區。及乎當境。思雖欲留而詳審。已不復有少留之暇矣。以九者分治乎其著。則介晰於隱。細務而各極成。



務之全。故神明肆應而不亂。於以悟動見之所岐。在曲學為朋。從之擾者。君子正於此嚴謹獨之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首節

兩見字補出真知。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所謂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隱居以求其志節

**陳子龍文**生民之憂未息。帝王之業未興。以為諸賢人君子。可以嚴氣正性。危言危行以救之。吾不敢信也。云云。只說民憂未息。王業未興。看此節便粗淺而偏。若論有救于世事。即上節亦不無補。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為功名也。看孟子廣土眾民章。其蘊自見。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

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硬將必須用世意牽入。夫子胸懷已非通章本義。及所言用世品格作用。又都是漢唐下英豪風致。與聖人所思風馬牛也。

求志中不併達道看。則體用不全。志字易錯入二氏去。達道中不歸本求志。則本領不是。道字易錯入功利雜霸去。看出互根之理。每邊身分。更自高深。

**楊以任**三代以上。義與天道相權。三代而下。義與人倫相守。義只是此義。即君臣也。無古今之分。又有必行之義矣。完必行之義。即完可達之道。伊尹之所以幡然也。又有必不可行之義矣。守不可行之義。無傷可達之道。孔孟程朱之所以終窮也。



或曰行義卽對上隱居。猶云出仕耳。義字不重。予謂隱居只是箇  
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卻  
只爲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  
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三代後君臣。合下起念。便不是君臣之義。  
後世仕宦。只講好官多錢耳。亦閒有功業。却不是道。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首節

此章大意爲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爲論夷齊之節。  
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餓於首陽。只對有馬千駟言。極言其貧。  
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爲有千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爲餓  
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

出讓國死義。然此餓字却不爲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  
云餓矣。後人因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  
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書各章有本義。故其下語  
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到盡類如此。

因餓字下無死字。遂發幻忽之想。蔡史家隱逸傳法。以不知所終  
爲結果。猶僊之必云尸解。佛之空棺隻履。以見詫異爲文戲也。  
遂有謂聖人必不死。節死難者。此論極害道矣。生死窮通一也。  
聖人神於不死。曷不神於不窮乎。聖人可以餓隱。何不可以死  
隱乎。此不可與說夢也。

**金聲文**曰。到于今稱之。吾知夷齊生之日。死之日。必無有稱之者  
矣。**評**必不然之理。**文**曰。民稱之。吾知雖賢人。雖學士大夫。于今  
亦未必有大稱之者矣。**評**說壞了周家數百年間名卿賢大夫。



看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遜志叩頭乞哀之誦史策未能改正而稗野頗多表白其論未爲不有然要之此皆後世諧媚小人之過漢唐卽未必然況周賢乎文使當日卽稱夷齊依文牽義之儒者盡稱夷齊又何以見吾夷齊之異也哉評夷齊豈以無稱爲異哉文絕雄快然其論却太乖角皆因不曾見得聖人心事不奈一肚皮後世機權作用何此處信聖人不過便寫得聖人盡成私心惡業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首節

陳亢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得異聞極詭祕反說得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詞無支離一派騃狀從真誠

中來若今人于已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偷餽祕訣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恥也

對曰未也三節

對曰未也又接管獨立云云于無異中追求異處于可異中究尋不出異處語脈宛然

于無異中強尋出異來却仍是無異是伯魚不欺子禽語亦是開示子禽語但實演所聞多將伯魚看成呆漢矣

陳亢退而喜節

要其喜處全在遠其子一件詩禮不過是陪數耳說三其實說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終

呂子評語卷十九

論語

三

正編



Blank space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

論語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首節

邵世茂文君子與小人有不相立之勢。而小人常附君子以為重。

評佛氏以先儒為伽藍異學誣朱子為合一。皆此術也。

謂孔子曰來節

兩曰不可。一曰諾吾將仕。聖人應接之妙。恰好只該如此。

是解若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雪淡中。見光明正大不

惡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表



裏也。

歸有光文自其性而言之。有氣稟不齊之等。而未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只在在此處立說。方是此章言性。

韓子三品之說。在此處講便是。

剛柔之惡。亦是仁義偏勝耳。

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程張朱子發明氣質之性。正從此得之。後人但依稀夾和耳。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遠近之義至徹。以之看虞書湯誥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爲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一不明。二之則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

耳。主張異端者。謂氣質卽是性。此卽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爲本體。先已腹誹孟子矣。況程朱乎。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誥。然誥之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卽其言論之。已有不齊之形。有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也。卽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畏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盜之憎主。如諸侯之去害已。理字不滅。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聖學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遠皆習於善。



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勉人習善。是言外意。習字正從形氣上生。

**楊以在文**習不可已。聖人姑以性正其始焉。**評**自不知性。反誣聖人。**文**人與人相習于不得已之中。而性命之理達焉。云云。**評**性反從習見。習又出不得已。純是異端見識。總一箇性字道理。不是。下面一齊走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為支離。并義理兩字亦多却。畢竟無善無惡為本體。極其至也。並性字亦強立之名。依文生解。動成魔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為無弊矣。如此看。性字尚多在相近之云。不更支離乎。○習于善則善。習固有好事者。然相遠之云。實為習于惡者而言。蓋習于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言遠近。惟習惡者遠于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相遠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

混尊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家必強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章世純**文習可移性。而習之功大矣。**評**如何專說功。**文**天下之事。皆不可以恃自然。其用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焉。不聽天地也。**評**禽獸亦有習相遠處。**文**性之所為。終有所止。人功所益。其益無方。**評**性固無止。人止之耳。**文**詩書師友。扶之以多物。將身不得以堅其質矣。久之以日月。將人不得以據吾故矣。**評**然則習又害性。何功之有。不知習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習非教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教術學問言。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說來。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教術學問為習者。乃正深惡教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為本體耳。**文**大較物之有性。亦從習來。



天地之氣習人。父母之氣習子。方始見氣。已在漸中。物孰爲獨化者哉。**文子**子可歎。聖人。大道理。爲此小辨。小說。狗心。鬼心。破壞。據其說。非人自習壞也。乃天地父母生成如此習耳。昔李卓吾講學龍湖。有以子毆父見告者。卓吾大喜。贊其子曰。此子開千古未開之手。今如此講習。隨他打爺罵娘。盜嫂亂倫。做賊逞兇。都是天地父母生成。與人何干。不意大力與卓吾同道。**直**是胡說。害道不淺。東鄉痛罵。亦惠後學不淺。非文人相輕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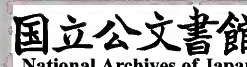
**又章文**方其未習。皆性之所無。及其習之。皆性之所有。**習善**豈性之所無哉。語亦有病。病總坐不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究其義。於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兼氣質言之性。都不曾分明。焉得不胡亂爲文乎。

**又章文**小習存其身。詩書禮樂。多其數。以輔進德行。大習存天下。化教勸率。廣其端。以利導生民。**評**此教也。非習也。若論大小。則天下亦不大。一身亦不小。**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于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于相近也。今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爲習。然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子之武城章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節

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煞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爲縉紳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坐定。現在有位。不然。竟是子游自命矣。

君子以位言。却是泛指教中之君子。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於理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也。

君子之位不一等。小人性習亦不一等。皆不可不學道。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

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据意在併處。若但呆疏君子學道如何愛人。小人學道如何易使。失其意矣。

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大。絃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

禮樂是此道字註脚。

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徹上徹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俗儒先看得禮樂二字粗。止就禮樂貼映絃歌。不解從禮樂融貫道字。不但文字淺陋。并集註受誦矣。

學道二字。空說者入虛玄。而無把握。映絃歌者。又失之拘細。豈學道只有樂律哉。其所以不肯帖禮樂講者。心目中原看得禮樂膚淺耳。可知不能體註。亦是不學道小人矣。



道該精粗內外。愛人該體用。

君子之學得其大者。故愛人亦大。

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耳。

凡謂三代不可復。卽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知道。

後世治術。總是上與下爭黠耳。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節

凡人之言。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舉示。一番闡發。雖字句不更。而意思自別。窪隩愈出。或謂上節俱屬夫子之言。固未嘗有偃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答。又何嘗增減片詞。可得謂非當時一番說話耶。蓋兩句固是夫子之言。而偃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偃之言也。

**金聲文**夫子雖是偃言矣。而二三子者。其信夫子之所許也。終不

如信夫子所自言。卽偃言爲聞諸夫子。而其信夫子于往昔之言也。終不如其信夫子于現在。則今日牛刀之說。尚未有以解也。**疏**明聖人不得不自解白前言之戲之故。確然放過不得。前言戲之句。庸眼看之。止是我足上句白話耳。不知上句是印證學道之說。此句却消除牛刀句滲漏。各有指歸。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子曰夫召我者節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閒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乎口氣是決辭。不是疑辭。朱子云。此與吳其爲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存理得則仁矣。



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侮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

**韓文**仁者何。即吾心之行者是已。**評**仁理也。行者心也。如器之載物。器存物得。仁固無適不在。只心不存耳。**文**論仁為最初之懿。原無五者之名。不知五者仁之行焉者也。**評**此心此理。原只是一。**文**論仁為內足之良。亦不必求詳于天下之故。不知天下亦仁之行焉者也。**評**講到心存理得。更無精粗外內之別。要知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為心存兩字極難說。纔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非即指五者為仁也。說于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徧及天下為仁也。且不云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者。正見處處勘驗。事事

用意也。須細心體出。若徒作心存理得論者。猶顛預耳。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于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不可指之為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閒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強分五者為內。天下為外。更屬粗疎。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為仁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須有別。

時文胡盧提在首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為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為心。仁為理。或以能行貼心存。于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吟鑿。

**章句**其專索之動。而不及于靜。**評**心存處。正主靜。**文**然動



乃與物相及。靜則相離也。亂道若靜相離。則動亦不及。

**金聲文** 仁不可以一端盡。不可以萬有求也。於天下正是萬有求。天理之消長進退。必有以自達乎物。而外來之夷險通塞。亦不能無傷其中。不是無傷。總由中出耳。仁不可以矜持居也。然得是說而慢焉。豈若恭與。仁不可以濶略守也。然得是說而縛焉。豈若寬與。云云。矜持原非恭。濶略原非寬。正希看得五者低。故如此說。看豈若字。皆是沒奈何下轉。不知聖人語。却徹上徹下。我不必求天下。而且可以操縱乎天下。我未嘗失天下。而即可以出入乎天下。于天下言無適不然。非指廣應也。且如其說。亦純是機權作用矣。

**又金文** 張之學。亦非無志天下者。天下二字便錯。負高深之情。則見仁有天機。意非不陋。五者以為不必行也。看非不二

字。則原以狹陋五者為高。但為子張說法耳。及一一執而求之。而疎漏之意。不過由元氣之淺薄。總非是聖學。只說得佛性精魄耳。此處須明辨。于子以為句句見血。便為渠所瞞矣。仁者雖斂其輝光。將與天下相忘。于不相守之地。而有五者在。固不患無天下也。有能行五者在。亦不患有天下也。都不是莫贊其高。不但天下二字誤。其言有無。即異端之陋也。乃知仁不必談光景。參倚亦有流弊。公言却正落光景。吾儒參倚指忠信篤敬焉。有流弊。性命之不通。血脈可通。道德之可假。精神不假。講精神血脈。便不是其所視。仁字則佛性也。天下則恒河沙塵界也。能行則普度功德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于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而于子以為如五穀之必可以療饑。藥石之必可以治病。甚矣知言之難也。



五者只有數目。未說名義。子張便不得不問。子張意中只有一仁。聞夫子說有五者。不知仁外又有五者。抑五者之卽仁。子張又不得不問。

能行中有積累圓滿之功。

未五句。纔見能行盡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爲仁須于此試驗火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鞭辟入裏。不是鋪張于天下局面也。

**又金文**欲任天下。先爲天下任。功及天下。必自我有功云云。**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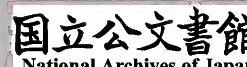
古之聖賢。皆帝王將相也。其見于六經。與平居師弟之間。答皆如此。世人乃以酸秀才語代之耳。**評**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文有講極粗事物。而其理極精者。亦有

爲玄微之言。而仍極粗者。其精粗皆于道理之切不切爲分。若此文之粗乃真粗。正原評所謂縱說得大漢話。終不脫酸秀才氣者也。子子之云。徒見其酸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好仁不好學節

**陳際泰文**除暴者。爲其格吾仁之行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搏噬之害人。奸回之傷化者。相與保而藏焉。其意本以仁物。不知適以殘之。**評**近世此害頗甚。寧可一路哭以徇一家笑。人且美其愛民。不知其罪浮于貪酷也。要之其意亦本非仁物。只圖自己順利耳。**文**愛身者。爲其先吾仁之本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疏遠之無關。頂踵之無復者。相與捐而殉焉。其意本以仁身。不知適以喪之。**評**不知春秋大義。有死節而悖天者矣。**文**不好學以





明其則。則昔人所為安全中正之理。將甚其事而行之。古人何以安寧。而我何以煩苦也。愚亦甚矣。**評**愚在理上斷。不在利害上斷。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論詩可以興以下。不得粘連學字。似也。然雖指詩之益人如此。不學如何見得。所謂不得粘連者。為題目截去首句。則作文須見手法耳。非謂詩可以興七句道理中著學字不得也。學詩有潛移默奪之妙。不是以事合經。死死印板。

詩可以興四節

興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兩層看乃透。

邇之事父節

邇遠包括事誼甚全。事父事君舉其大者。

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遠二字彙括甚富。

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拈煞君父。

邇遠就人說。不是詩中有遠邇。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章

為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陳際泰文**云云。**評**面牆。言面前一步行不去也。為二南便行得去。為其切于身家日用也。如大士所云。不過備聞昭代典故。與帝王事業。為之有何關切。不為亦何至面牆。

正牆面指至近之地。一物不見。一步難行。故二南之當為。從切近道理說。不用恢張弘濶。

子曰禮云禮云章

玉帛鐘鼓。如何不是禮樂。如何便是禮樂。乎哉二字。有其所以然。



自袁黃葛寅亮等倡不通講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二字始而含糊影響繼則索性以狐禪悖聖學矣萬曆末年至天啓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時俱以註中字樣爲戒敢直提二字入論自千子與大士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近時此種說數又駸駸行矣

玉帛鐘鼓總指禮樂之末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物也玉帛亦不專指往來應酬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病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不去存蓄體會使實有于心而行于身耳然其所聽所說原是正經道理故曰德之棄若今之講師承襲邪學更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棄字律當引上章賊字律矣要其輕狂躁妄之狀則賊棄如

一

**黃淳耀文**天下之可容人說者少矣評此意過高却是禪聖人無此意文語雖會心經演說則浸失其旨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可議者爲其害志也評皆經歷體驗之言只語助輕重閒便相去萬里文理雖衆著經裁擇則恒苦無多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聞之而不信者貴其獨見也評此却是陽明雖孔子之言不敢信意便是本心之邪教便不知天命而侮聖言文今之學者吾見之矣記醜而博言大而夸其意儼然自命爲聞人其弊隱然流濫于末學一言以破之則曰道聽而塗說也道塗之間豈有學問哉評近日講學君子試體驗其言莫便道時文講學不得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呂子言言卷二十一  
國家當覆亡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便足令神州陸沉。羣生塗炭。一時爲君子者。受鄙夫之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遂不惜爲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爲身家祿位。其黠者兼爲交遊。則譽望尤重。不知其爲交遊。正爲其身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君國天下也。只看一箇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

吾生所見士大夫。傳授做官祕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大都被此章包括。

自曆昌啓禎來。甲科新進。必贊謁其前輩。拜求巧宦之訣。衣鉢相傳。曠劫不滅。

首節

鄙夫不是猥蕙闖茸一流。正有機權作用。

黃真文 今天下有鄙夫焉。其人口不言富貴。而取富貴之術甚精。云云。王衍殷浩。不出此語。文吾不知其底裏。而誤以爲有品。不察其佞邪。而誤以爲有用。則必與之事君矣。此兩見識差處甚多。而誤以爲有用之弊尤多。皆由自家好講作用起。

其未得之也節

爲必得之算。工求得之術。是患得之。不是患不得之。

鄙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逼成耳。迴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之肺肝聲態盡露。

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燈燈相傳。帕帕密授。此一宗何時滅絕耶。

苟患失之節



鄙夫必到甘為弒逆亦是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箇鄙字。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並存雜奏便奪故可惡之甚。

**金聲文**君子順天地之撰而存陰陽之理則純雜清濁之分致或可以並行不悖而不必深苛而無如其相克又無如其倒置也。見處定從此出紫必奪朱鄭必亂雅不必待相克倒置而後惡也。利口不覆邦家亦可存乎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于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三才。今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胥人類而歸于禽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喜自然學者反以其說為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子欲無言章

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直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

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蓋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旨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鍼錯走不得。

**陳子龍文**聖人有所可見無以表天下之正聖人有所不測



無以示天下之深。聖人不測。即在可見裏。如此說。則有兩術。而聖人之可見不測者。皆淺陋甚矣。文道之在人。隱而彌耀。使夫萬物莫窺其際。而物卒不能遁之。評都成詭幻。求一言之幾。于理而不可得。打破大意。只要二氏以虛無之本體。行霸詐之事功。乃為聖人之道。豈其然乎。

首節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若作擎拳豎拂觀。真野狐精矣。

聖人正欲人從言中實得耳。

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

子曰天何言哉節

此節即是無行不與註脚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

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鑄。

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二句。夫子自比。而以四時百物比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都不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生非天乎。

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以時物擬小子固非。即謂表暴自家亦非也。

金聲云云。時行物生。皆上天之載。流行于迹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層次義。文偏于時行。側出物生。以時帖孔子。物帖小子。豈行者天而生。非天耶。抑行者精而生者粗耶。禪學怪支離。却正病支離。畢竟理上欠精細也。

四時百物。是實在明著者。



兩焉字。是歷舉不盡之詞。

行焉不是行四時。是天理流行之實。

四時百物。不可謂即天也。亦不可謂非天也。是另有箇天在。却又無處非天。聖人只要於此識得耳。

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攙入木犀香裏去矣。

天何言哉節。明白顯易言之。正是破端木之見。一作棒喝機鋒。混入木犀香裏。益增其惑耳。

首尾一樣句。却自一虛一實。首句虛。方生出中二句。末句緊接中二句。正點實首句。

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

天固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

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攙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輕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是極難。

行焉生焉。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以無言。全是指示實地。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破邢七語。歷然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子曰食夫稻節

**俞嘉言文**凡今之欲短喪者。皆不能久澹于衣食者也。而文之以禮樂之壞崩。此語直刺人心。普天下營營。誰不爾耶。

宰我出節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只爲宰予吝惜此三年。故卽以三年立說耳。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卽用子矛刺子盾。子卽善辭。能無驚塞。

子曰飽食終日章

不有者乎。虛字也。然口氣中有譏誚。有責備。有愧激。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章

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卽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作用派頭。使人主出他手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甚焉者。獨怪時皆英君。身受嬖妾之害。而卽位也。復以嬖妾自戕。親定宦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宦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禍。至魏客爲烈矣。讀灼中志。略見內庭立法。原有未盡善處。後來并舊制盡蔑悖之。天下事安得不壞。歷朝宰執。無不爲司禮監私人。相公拜太監。外佯執侍生帖。到門卽易門生帖。進矣。至朋黨排訐。各爭其所私。內監堂堂士大夫。反爲女子小人所養。且爲女子小人所歎。以爲難養也。豈不可恥之甚哉。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終

論語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一

論語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首節

**黃澤**文使父師曰我其行遜王子敢不徇國耶少師曰我不受  
 敗王子敢不效死耶註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  
 下便該去豈得因人行止耶文微子之去去殷耳非奔周也奔  
 周是以國外市矣註即奔周亦非市國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  
 歸仁何市國之有

微子之去夷齊就養是仁人歸仁人武王伐紂以至仁誅至不仁  
 皆天理內事其趨一也一者仁也後世之取天下為之謀者皆  
 人欲內事不仁也今人每以不仁之心術議論古仁人之所為



宜其悖也。能將仁字看透。微子心事。自然光明正大。非末世通  
逆附叛賣國降臣所得而藉口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節

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  
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  
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  
是從殷看出三人之仁。非稱三人之仁而係之殷也。

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為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  
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則不止宗親之  
當仇也。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殷不得不亡。周不得不王。三  
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光明如一。此即伯夷叔齊與  
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以季孟間待孔子。尊隆之至矣。豈昏耗之主所能乎。只此語固知  
其全無心肝。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齊世純文。魯可以為莫若定公之時。齊晉皆為季世。而三家亦憂  
於其臣外無大國之虞。而內之慢者亦有窮而思返之計。此  
論甚明。可見聖人見行可處。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  
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為。桓子之不足與有為也。  
從季桓子本質習氣。看透不足與有為根源。都在受之中流露。  
令孔子自然留身不住。不是受字做得人情。正是季桓子三字  
判得盡絕。方見魯論書法發明。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節

是知津矣。將一是字換却魯之孔某。是耳中極熟。心中極厭。直露彼哉彼哉之意。看下文桀溺之言。深規切勸。則知長沮猶是也。但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眾流句。有照有用。是長沮絕妙機鋒。若徒作兀傲語。失其意矣。

問於桀溺節

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且而下微讀斷。此是子路半生行徑在。纔轉出與其也字來。似商量似計較。似點醒似詰問。似痛惜似譏笑。口角神情。宛然生動。

子路行以告節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

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簡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任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為。但無須變易耳。

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為後代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睹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為之。猶得洙泗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子路從而後章

首節

子見夫子乎。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子路



尚未及想到。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爲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計及。須見他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

出夫野老相呼爾汝而已。非唯不識夫子爲何人。並不識夫子是何稱。孰爲二字。意思茫然。子路之問。使丈人應答不來。丈人此對。亦令子路開口不得。

### 止子路宿節

不曰二子見而曰見其二子。正是丈人學問亦是丈人作用。

### 逸民章

**金聲文**或出於世。或入於世。能不爲世縛焉。則逸。世豈有出入。此是和尙語。然和尙亦終不能出。涅槃圓寂。只在世間耳。**文**置夷齊於聲色君友之間。將受世徽纆而難自由也。驅惠連於浮沉上下之外。將籠絡於世而難籠世也。**評**夷齊不降辱爲義。非

出世也。柳下亦無籠世。及惡世籠意。**文**涉世而弗操應世之心。

應世而並無可應之世。何必夷齊諸逸也。**評**却不是孔子贊語。

卽夷齊以下諸人之逸。亦俱在名教節義中。况夷齊耶。况孔子耶。正希以出世爲逸。宜其隔壁矣。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遜國也。玩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註云不合於先王之法者多矣。此正是他逸處。然清而不污。權而適宜。此正是他逸之善處。

###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周公垂訓。豈不如董子之正誼明道乎。正爲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一從此意發源。卽毫不是周公心口也。



陳蔡文 大臣非與君懸絕者也。評此義自秦至後世不明不行矣。誰謂於此得之。又列國因大臣失職之故。至於相輕以窺其虛實。此是功利計較。聖人不論此。只道理自行不得。故舊不必定是功臣。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即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

不棄。有不棄之情。有不棄之法。

不是定要用故舊。亦不是一槩庇徇故舊。無大故三字。自見分明。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緣他都以詐力得天下。當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為所為。但以材力相屈耳。既得天下。平生詐力底裏。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固枕櫬而為功臣者。又輒恃其故。眦睚怨望。後生新進。更以諂阿相形。

激。以利害動人主。此殺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義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閱洪武間功臣諸案。未嘗不歎惜朱楓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溫諸公不深明聖人之道也。

無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二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生偏耳。

尹和靖於二說單主子夏。註意則交疵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

子張原只闢拒字。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雖平說。而意重容眾矜不能一邊。

大賢兼善說。不賢兼眾與不能說。



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白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卽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非真而好讀。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叅看否。

子夏曰雖小道章

**陳際泰**文道術之分也。有大道。又有小道焉。**註**小道是自古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又**小道絕無可觀者。固絕之使不得興。小道絕有可觀者。亦絕之使不並進。**註**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爲。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陋。是以致遠恐泥。不爲只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絕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今將小道盡情抹掇。謂君子絕之使不興於

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勉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可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是文之謬矣。

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致不遠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  
有者爲所無。既有者爲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  
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  
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只



是覺得未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如此看。方形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裹言下。故列之圈外。書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

附日知其所亡二句文

推內求之心。有無時不自驗者焉。蓋所亡所能。亦因人心為得失者耳。日知而月無忘焉。豈猶有優游之候歟。今夫時積而日。日積而月。日月積而終身焉。固無人不行乎其中也。顧聖賢之日月嘗多。而恒人之日月嘗少。非獨少也。為吾所得有之日月少也。抑聖賢之日月過速。而恒人之日月過遲。非獨遲也。為吾所不覺之日月遲也。夫來者不相期。而吾所需者不與之俱來。去

者不相待。而吾所留者忽與之俱去。於是乎聖賢之視日月。愈多而愈速。此其心如將見之。何則。理之賦於生初者。罔弗全也。然必我生之後。一一取而體之於身。而此理始為我歸。則雖道成無乎不具。非有加也。雖天豈必多未明。已為滅也。故不言有而言亡。亡固不足諱也。第既亡矣。欲一一而體之。則固日有其未得而必當得者焉。是所亡也。不寧惟是。聖人之所亡在器數。賢人之所亡在神明。恒人之所亡在觀記。所亡一也。而其所亡不一矣。其所亡不一。而能知其所亡仍一也。特無如昧昧者之不見一亡也。又無如昧昧者之僅見一亡也。不見一亡者。拒於中。僅見一亡者。誘諸外也。且亡亦何定之有。我願自此奢焉。則亡從生矣。我願自此止焉。則亡從息矣。今夫人有嗜欲之物。必謀之未至。而後悟其亡也。亦必積之愈多。愈覺有歉焉。而後悟



其亡也。不然者。數年從事。一朝或悟其無聞。寧獨非其所亡者哉。惜也。吾不知數年之間。其所謂一朝者何限也。今果有人焉。如是日知其所亡。知所亡。則必爲其所能矣。然而未可恃也。何則。功之期於始業者。罔弗力也。然必敬業以往。一一集而守之於中。而此功始爲我受。則雖博極羣理。無餘量。未敢慶也。雖堅守成轍。無餘謀。未敢少也。故又不慮亡而慮能。能亦不足多也。夫既能矣。欲一一而守之。則固月有其已得。而又有繼得者焉。是所能也。不寧惟是。恒人之所能。在服習。賢人之所能。在艱鉅。聖人之所能。在神奇。所能同也。而其所能不同矣。其所能不同。而欲無忘其所能。仍同也。特無如倥偬者之不執一能也。卒無如倥偬者之不保一能也。不執一能者。圖未獲。不保一能者。喪已成也。且能亦何幸之有。昔之所無。爲今之所有。則後之無

者進矣。今之所有。復爲後之所無。則昔之無者。又至矣。今夫人有藝事之末。必習成自然。而後信其能也。亦必釋茲在茲。左宜右有焉。而後信其能也。不然者。逾時捷獲。畢生遂守。茲弗失。寧獨非無忘其所能者哉。惜也。吾不知畢生之內。其所謂逾時者。何許也。今果有人焉。又如月無忘其所能。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一不得。

心與仁交關處。致知與心與仁交關處。須分明。

知與心。心與仁。界畫得分明。則貫通處纔的。若不會分明。而但求合一。則一場籠統矣。

須得朱子此未嘗有求仁意。因此得彼之義。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是講出所



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矣。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謬。謂心存即仁。亦非也。心不外馳。與所存自熟。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雖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

未及力行爲仁。言爲仁尙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子夏忽然摸著鼻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尙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驚外。故於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却正是分內。

外爲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用力只在學字。故尹氏說次后。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爲學。一重成事致道。輕重讀來自見。講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煩蛇足。此不知二五之爲十耳。重講成致。即是後說。何云包也。前說是用功之專。後說是志道之盡。但聖賢教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爲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也。且如坐如尸。立如齋。只有一箇尸。一箇齋。專而事之道安往矣。今有多讀



書而益背道者。讀踞轉鼓琴。則吾踞轉亦可矣。跛倚臨祭。則吾跛倚亦可矣。是則讀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終不是學也。故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若要摒當一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聖人豈常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拆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

望之三句。若形容不出者然。

變在三句轉換處。不在各句分截處。

變在學者眼中。不在孔子意中。故其變都重望。卽聽言。不重儼然。溫厲。然而儼然。溫厲全體。聖人渾然不動。安然不覺之妙。自見。

儼然溫厲。逐層生出。却仍是囫圇不變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正爲此也。然其徹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惰之容。見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廢委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爲亟。非爲勞諫避厲謗之術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爲主。勞諫其從之者耳。



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浹合上下兩邊說。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日前一節事。止在臨時商量作用不得。卽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先信。卽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只是權用之意。充滿胸中。信字根株早斷。信謂上下交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信不是信此勞之事。

信字卽在向來勞前勞後體恤固結。講來亦甚明愷。第不知第一次勞民作何擺布耳。須知信字所指。該括平日他事。用心至誠。孚浹處無不是。不沾沾於勞上求信也。

**金聲文**上不敢輕勞其民。所以善勞其民也。不用如此說。纔如

此說便有病。竟入權術作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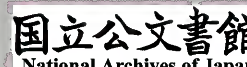
信而後諫。第在而後兩字著精神。寫來都是觀望鉤致之術耳。今人每主譎諷而咎犯顏。都是惜死詐忠。心事流露。何曾真求諫道乎。看得一信字確切。便別有身分。不同苟且。

須見信處真有朴實本領。非有奇術也。

**黃淳耀文**人臣盛飾入朝。而制於宮府之遙。隔於晉接之曠。則心事不可以指天而明。三代後君臣一倫幾廢。雖有如無病源在此。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陳際泰文**天下之理。可分大小。不得已可分淺深。而終不得分本末。評物有本末。但不得平截做兩件耳。本末之說。惟人之所命焉。而其事將有所移。何也。自大人言之。於大學見大節踐大





義焉。如是者務本也。洒掃之類可取而該也。自小子言之。於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如是者務本也。齊治之類可漸而達也。評即可該可達而言。則本末分矣。且以見小節踐小義爲務本。却說不去。務本本字。與此本字又不同。本末二字。從木得名。本卽根也。末卽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卽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語意耳。今文正犯其所辨。猶以爲說本程子。真痴人話夢也。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今

以小子之洒掃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爲本。則皆反末爲本矣。其謬却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外。驚而言。此本末卽就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陳子龍**文聖人之道大而難名。自聖人旣沒。而其弟子及世之學者。或好其旨趣之宗。或好其度數之節。二者交譏而終莫之定。至於數千百年。其流益深。而卒不能合者。自然之勢。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評此後世自立門戶。分宗旨。非從聖教來。正學者之罪。豈聖人流弊哉。文子游之爲學也。清虛簡直。蓋近乎聖人之道也。子夏之爲學也。詳盡篤實。蓋近乎聖人之教也。評道教一也。豈道主本而教主末哉。祇自舉宗門教門大意。宣較一番。與言卜兩家說話。毫無交涉。聖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末則盡矣。尙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學者



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末爲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入空虛，而必以末爲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固同是聖人之道。若大樽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道理矣。其所謂本，卽異學也。其所謂末，卽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聖學沒交涉。彼根源差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聖人沒遭戰國之亂，暴秦之災，至教已無存者，止子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多假托傳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清虛冥悟之學誣之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節

此節白文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寓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畧加轉側，不得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可缺意。若因先後二字，先著教未嘗無先後，便侵了。下二句，再轉云道所當先後者，先後之，而君子初無傳倦之心，便侵了。焉可誣二句，蓋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此處不宜侵占也。

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孰字卽言本末。是急應上抑末二句語，紛紛向君子之心受教人立說者，皆誤也。

兩孰字卽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難明。遂將道字看作心字，欲避下反侵下矣。孰字看得真，則道字自實。

有始有卒，與聖人下學上達相照。下學上達，又別是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謂。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事。但盡分則主一而兩者交為用矣。

此題費周折。都為上一句恐生語病耳。春秋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蓋為救正而發。

先要畫開是兩項人。方先是各盡本分內事。一著交纏。便墮牽合之弊。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只為如今人開蒙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錯。讀書不過作好官耳。此錯直錯到老死。曠劫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讀書種矣。無惑乎異端以讀書為事理障也。

**陳子龍文** 夫仕者既不學而不學之人。又出而欲仕。此天下之大

懼也。**評**看來真好笑。**文**一人居蓬戶之中。不求聞達於世。正使

曠然不學。亦復無傷於人。**評**無不傷人之理。和尚道士。自肆山

菴。金溪姚江。私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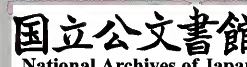
世哉。**文**吾論仕之須學也。若人飲食然。雖優而不可去矣。學之

須仕也。猶人擔荷然。不優而不可為矣。云云。**評**側重學字。於理

亦無礙。且多切中。後儒隱病之言。於學者不為無補。弟隱居求

志。行義達道。聖賢於兩者不分粗細。此太看得仕粗耳。

**金聲文** 致之義大矣。而亦有異焉。其前必有所因。其後必有所為。若乃非有因也。非有為也。則蓋有所謂自致焉者。**評**本義重致字。如此重自字。却隔一層。而致字亦僅作用情用字看矣。致字





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文亦只是得力於本心之學。這上面更不推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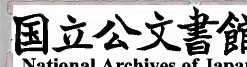
此句不是歎人情之薄。僞。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提出獻子之賢。方見不改之爲孝。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熙豐紹述。天子且不可。曹丕司馬昭蔡攸諸臣。豈得以不改爲孝乎。其他可能字。指旁人後人之比。傲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渠孝行之中。以此爲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於不改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爲。救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對此時孟氏士師講。此時孟氏士師話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隆污不易。





上失其道則雖情真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情。思及此則哀矜勿喜。有惻然心痛者矣。

**陳際泰文**爲士師者索而得其情。因索而得其致情之情。卽不得虧主之法而曲宥之。亦何心。敝民之情而自功之也哉。評不得虧主之法而曲宥。此義正有商量。近世假慈悲真保祿位。立視其死者。却不在此例。

殺人多者爲忠。平反多者爲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自輕。求免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豈必周興嗣來俊臣方爲屠伯乎。于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官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爲俗吏耳。詐忠巧宦。俗吏之甚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迴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入交度而爲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卽復圓。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第爲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厲變易也。但處之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若但取不諱其過大意。便粗淺無當。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於知過。彼貳過文過。皆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爲己克己。爲己克己。則惟恐不聞其過矣。君子之過易改。緣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爲



過原微而反求又極虛明故見幾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此章有本文正義有轉語旁義有推論餘義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

一章要害在末二句末二句要害在常師字餘皆鱗甲也。

首節

人謂公孫卽太宰黨人之見非也太宰黨人驚其博耳公孫是尋問其從授焉學謂何所師學故子貢答以焉不學又斷以何常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節

子貢正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文武云云正是立說之妙。

評家謂此題論學非論道學道俱講粗淺一邊然何故論學非論道何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吃此一駁未有不口塞矣蓋通章但論孔子之師故論學非論道孔子本無師文武之道以下數句是子貢倒跌語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也。

論者謂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然吾見其不懂等耳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卽師字也焉學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今要重學字輒竭力推崇夫子之學如何是僅以學字換却道字於義何別乎。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實



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宜重乎。只爲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爲學之學。但看一箇焉字。自明焉。學問何所師焉。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卽常師。故會言那有常師耳。學卽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爲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學字看煞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或曰。看煞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惡於理。曰。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自此章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語。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爲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

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爲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今若將學字說煞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就註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纂輯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下七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實講。

此處文武離道字單稱不得。猶道字離文武單稱不得也。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粘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宇不識朱子之指。支離誤人。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法只以本註爲主。

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此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章道字。獨註



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卽堯舜之道。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薑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爲遵。畔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

朱註之不可易矣。今文先要擡高文武之道。大意已失。種種俗病由此而生。雖硬差排幾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字面以妝點道字。曾何當於傳註哉。

賢不賢無大懸殊。

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以大爲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謂學不必有常師。亦非也。凡學必當有常師。但孔子無有耳。

附此章文

聖無所學。故無不學。卽王道而益信其無師也。夫天下安有足爲孔子師者。無可師。斯無不學耳。卽文武之道。觀之賢與不賢。皆學之矣。豈皆孔子之師哉。嘗謂士師賢。賢師聖。師至聖人止矣。



聖無可師。則反師衆人。蓋衆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學衆人者。盡其餘也。何也。聖人之道。有統同者。有散殊者。其統同者。雖生乎千世之下。與千世之上之聖人。若函丈間者。此非學之所能幾也。天也。若其散殊者。雖神靈天亶之聖人。不得不由於學。當其盛也。以聖人學聖人。在未分之時者也。當其衰也。以聖人學衆人。在既分之後者也。至既分之後。則其爲學也倍難。而聖人若以爲無難。則人也。而天矣。周之聖人。文武當其盛。孔子當其衰。文武以聖人學聖人。其傳之也。一家其議之也。一堂。故天下第見有文武之道。而不復見文武之學。孔子以聖人學衆人。其收之也甚勤。其得之也甚博。故天下共見有孔子之學。而不能見孔子之師。此公孫朝之所以疑也。曰。仲尼焉學。夫仲尼則豈有所學而爲仲尼者哉。仲尼而猶學也。其惟文武之

道乎。或曰。仲尼而學文武之道。則必得文武其人焉。師之然後可。則是文武必不可作。仲尼將一無所學。而道亦竟墜於地耶。而非也。道之統同者。仲尼之所求。必文武。文武之所求。亦必仲尼。文武仲尼而外。無一得而與也。此不墜於地。而亦不在人者也。道之散殊者。文武之所求。不必仲尼。仲尼之所求。不必文武。文武仲尼而外。無一不得而與也。此未墜於地。而在人者也。人之中。有其賢者。道之中。有其大者。禮樂刑政之屬。王朝之不能守者。列國之名卿。時明其意。故府之遺老。或見其全。賢者而後識其大。與。識大。而後爲賢者。與。而總之。賢者則識其大者而已。人之中。有其不賢者。道之中。有其小者。名物度數之微。有司之失其傳者。一技之精。良工猶守其法。一器之用。草野或辨其名。不賢者而後識其小。與。識小。而後爲不賢者。與。而總之。不賢者



則識其小者而已。賢者不賢者，莫非人也。大者小者，莫非道也。文武之道，豈不至今存哉？然而識大者學大，識小者學小。識大者不學小，識小者不學大。故賢者師賢，不賢者師不賢。賢者不師不賢，不賢者不師賢。文武之道，其墜於地耶？其不墜於地耶？幾幾乎不可知也。故曰未也。惟我夫子於賢者得其大焉，於不賢者得其小焉。而後我周一代之典章，燦然明備於萬世。然則文武之道之不墜，不賴有夫子之學。夫子之無不學，不又賴有賢不賢之識哉？乃究未嘗有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不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吾徒習見其事，亦未嘗敢曰吾師亦嘗師之云者，何也？聖人之取於人者，無不盡，而人之裨於聖人者，無可加也。故以為學，豈惟文武？蓋實學於賢不賢，以為師。豈惟賢不賢？蓋未嘗師於文武，以為學。文武之道，不足盡其學，以為師。

賢不賢之識，皆可以當其師。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章。

首節

武叔意中，是毀仲尼，非贊子貢也。若一味鋪張子貢，則失主意矣。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二節

此不是及肩數仞，絜量高低，但分箇易見難見耳。若硬取賜與夫子比較，便覲面千里。只在窺見人身上著眼，便為得解。

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人講此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在宮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拆說，其理始明。下文不得其門等語俱透，而對付武叔訶詆其無知。



意無不朗然矣。

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惟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

不得其門而入。此不是較量入門。只是說不見耳。道个門。便須有宗廟百官在。道个入門。便須有見宗廟百官在。止在門內著想。不在得人者身上著想。直至得其門者。句方說到得人者身上。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為庸人。至賢知便到一間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二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三

論語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遵之以行文。後遂著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黃澤耀文** 中天以還。天下之聚散。凡三變矣。欲知繼三王而起者。有盛隆可奏之機。當知冠百王而興者。有先後一揆之理。**評**是則有此理。可惜三代後。不曾有行之者。**文**蓋帝王之所不及言者。史冊載之。史策之所不及載者。人心留之也。**評**此理畢竟殄滅不得。**文**神靈協應。智勇爭之而不能爭。論者終不敢謂符貺之所示。**評**符瑞非儒者之言。三代後無道之夸張。自秦人始也。讀此章。可知從來正統之說。朱子所謂不妨架漏千年者是也。綱



目凡例。所以發明有統無統。大書細書。或予或奪之義。已盡之矣。但自綱目以後。又自有一番變局。當自有一番變例。惜朱子不及論此耳。然能精熟綱目之文。執凡例之義。權之衡之。量之度之。其義亦可知也。

周有大賚節

**全聲文** 周之未入商也。豈無善人。周豈能一大發帑以爲恩哉。**評** 周未入商。則自富有二之善人。入商則富天下之善人。豈以商財私周人哉。**文** 至是而後有大賚之名也。皆商家物。但藉周手於周何與焉。**評** 至此亦并不是商物矣。蓋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視。則周爲周物。商爲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乃堯舜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所謂天祿之天物也。此一章正講帝王大中至公之道。故凡從興亡感慨。

發論者。卽成大錯。**文** 當其時。爲商謀者。急自散財於戡黎觀兵之日。則善良蒙休。固自可以一時惠澤。留天命而却義兵。**評** 子云。亦未必能挽回。但說得好聽。維斗云。亦後世急著。皆非也。亦以後世眼孔看古聖人。自然信不及耳。後世取天下者。以詐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臨城下。而講收拾人心之術。每無濟於事。以其力竭也。然尚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紂果能散財任賢。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敵。便有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爲。亦自古必無之事耳。

謹權量節

謹權量等。是王者從天命民心起見。爲撥亂反治之本。不得專主易姓收拾人心立說。將聖人都看做後世權詐心術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規模耶。余最



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耳。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謹之審之脩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無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而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過。亦未為得也。行焉不是流行。言政無不舉耳。

四方之政行焉。不是張皇之詞。

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即是侈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勲業之盛大。失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乃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如是。羅文止文謂四方之政行。而武乃始無過於百姓。得指歸矣。

興滅國節

興滅繼絕。而天下歸心。是天理人心相感通一定之義。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為之。天下之民亦只為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為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如



莽操之徵聘封爵作用。純是篡賊肺腸。豈聖王心事乎。

此節最患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篡逼。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道者。大約在這肺腸上裝飾耳。遂敢於誣謗聖人而不顧。蓋其本心先失也。

天下之民歸心焉。須識出聖人作用處。原是一乾父坤母。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只是此心。此理相見。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魯論結以寬信敏公。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或曰。謂武王無利天下之心。吾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後隱微深痼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要識三代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

所重民食喪祭節

**陳際泰文** 異端之入也。乘其虛氣。衣食以全其生。喪祭以崇其本。即邪說何自投其耳目之隙。而操其福利之權。迂而無理。佛教之入中國。皆在漢唐富盛之時。非食喪祭不足而致也。因理義之教衰。人心皆自私自利。佛遂乘人心之虛而入耳。

寬則得衆節

**龍** 帝王者。善審天下人情之所在。而有以致之。義亦無他。只如此來。便成私心權術。而寬信敏公之本。皆偽妄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節。

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腸。即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真實為民起念也。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



必不可合處便是三代之道。漢唐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著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唐甲裏。即使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之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向盤古鴻荒。看到三代聖人心事一片。因而利之四字。方見天開地闢功用。

若說君子自然無爲。不是闢茸。便是黃老清淨家法矣。幾忘却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田疇樹畜。士女蒸嘗。纔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

因民之利。時文止說得後賢理財政事。不則索性跳過。到上古無爲去。須是三代聖人之政之美。是孔子胸中平成手段。方不辜負魯論結末主意。

擇只是減塑法。

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之事也。若謂不可遽勞。却是待字義。非擇矣。然充其說亦自通。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却一分。擇字是省得一箇人。便不多遣一箇人。然亦尚是口頭應付語。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西成。全然不曉。更說甚所利利之。差一隸人勾當一事。便擾害不中窾。更說甚可勞勞之也。

**陳際泰**文取民者。美政之所不能已也。欲之既仁。得之又仁。此而謂貪。必無求於民。乃可。添一取字。則欲字便落功利。便非仁矣。**楊子常**朱子治已治人一理之說。亦自見到。若聞此。必不入改註矣。**評**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入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



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成若皆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卽所謂欲而貪也。只爲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爲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作者既墮此病。評者復從而附和之。反有譏訶朱子之詞。殆不自知其不通。而胡說叛道。學者當深以爲戒也。

此仁字。當在神化廣大處言。無傲慢與儼然人畏。人但知對驕猛。便寫作兩截矣。須是只說泰威之美。衆寡小大。只是一驕便見。

無敢慢。而後衆寡小大之分各正。非抹煞衆寡小大也。

三無字一樣不得。前兩無字虛。後無字實。後無字統上兩無字。泰與不驕。兩面說。原只圓得一箇。

而不驕三字。正說泰之美。原從泰字生出。無衆寡三句。人看來止講得不驕。不知句句是泰字中道理境界。

**金**有輕天下之心者。不願其身爲桎。故怠荒之朝。以慢爲樂。不但朝政學術人品。皆壞在此箇根苗。

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

**陳**云云。他說天下另有一種威而不猛者。必無此理。他人纔威便犯猛。纔不猛便無威。此外更無妙術。必君子正尊人畏。方可當此。但所謂正尊。正有工夫在耳。且此是平說從政之美。未便到恭已垂裳。無爲自化處。



子曰不知命章

首節

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只有我所當為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以為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造為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命字。深求者多入莊周瞿曇邪路。淺見則又落三命通會星平會海。及袁黃功過感應等鄙廢。世人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

**陳子龍**文是非者。君子與小人分焉者也。而禍福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評**二語透徹。足破羣惑。又命既莫能易。我何用詳其莫易乎。但通其大略。而知其不必憂也。命雖至不通。我安可同其不通乎。但識其無據。而知其不足論也。**評**此却是知有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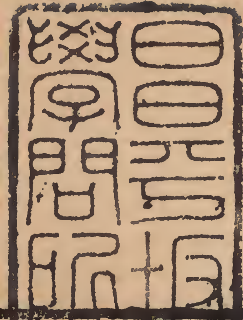
疑團自存。我之當為君子。命之固然也。為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為君子。知命者。知其莫能易。至不通之皆命所當然也。若姑置不論。通其大略。便是楞棹大疑團。正是不知命耳。

同一進退。而知命之進退又別。

命無定而知有定。知命故能立命。

**章世純**又棄命者無主。恃命太重者無志。**評**知命正須辨此二弊。不知言節。

知言在當下。而功在平時。



古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三終

論語



臣子請高卷二十一

七



